

世界一週 (續)

孫 衛

遊 記

德奧邊境的湖光山色

在慕尼黑，我們住在車站前落成不久的一所新的旅舍內，名叫德意志大帝 (König) 旅舍，雖然是個古老的名稱，內部的結構却是很新式的，一切建築和設備的線條，直線和孤線，配合得簡單而調和，價錢也很公道。

我們參觀了附近兩個古老的小鎮，一個是富來辛，那裡有西德的一家著名的啤酒機器製造廠，名叫斯坦納康機器廠，又去萬因斯特芬，這裡有一所歷史悠久的工業大學和已經創立了八百年的巴伐利亞州立啤酒廠。北歐許多國家的啤酒師，大半都是這個工業大學出身，他們也都以有此資格為榮。並都在這裡的啤酒廠裡見習過，因此，這個啤酒廠雖很小，却很有名。

六月底的天氣，西德的南部，不時下起陣雨，氣候也仍然很涼爽，廿八日的早晨，我們又整頓行裝，驅車再向南赴阿爾卑斯山中途的一個小鎮愛音參觀一所規模小而設計不同的啤酒廠。名力伯哈德啤酒廠這啤酒廠自己已有製大麥芽的設備，是利用機械自動控制的。這是一位地主私人的產業，對面便是他自己開設的酒店和住家。糖化室前古樹細花，行人可以從明淨

。除掉風吹簾際的鈴璫而外聽不到一點聲音。這樣清淨的所在，那裡還有一點塵寰的影子，真可比作那神仙境了。

來時的途中，我們繞過山中的兩個名湖，一個是柯塞爾湖，一個是華爾森湖這裡的地勢漸高，山峯重疊，雨中從密茂的繁枝中，不時像驚鴻一瞥的看到豁然開朗的銀色湖光，路隨峯轉，車子只在湖邊順着山坡疾駛，明湖的影子不斷的照進車來，山頭濃雲四合映在湖中，像美人的明眸，遮在薄紗後面，模糊中更顯得晶瑩。偶然看到一些遊人穿着雨衣凝神的站在湖邊，對着湖山出神，這些幸運的旅客，他們能有比我們更多的時間來領略水光山色，雨意雲情，這清福，那裡是我們能趕得上享受的。即使如此我們能把握這片刻光陰，也已感覺心滿意足了。

剛爾密許的下一站是西德西南部的汽車工業重城，西華賓人的首府斯特加。由剛爾密許到斯特加城需要大半日的汽車路程，中途要經過兩個大城，一是奧格斯堡，一是俄爾姆。在沒有到達奧格斯堡以前，在這巴伐利亞的南部，隨處都是風景名勝，隨處都有古蹟歷史。我們先在益達爾停車，在雨中巡禮了西德最大的益達爾禪院。那古老的清靜莊嚴的禪院，雖然結構建築不同，却令我們陡然想起杭州西湖山中許多古剎的莊嚴氣象。

在上阿美里谷，我們正好遇到十年一度的耶穌復活節。許多男人都蓄了長鬍鬚，據說是為了記念這個

無厘的大玻璃窗看到這所只見儀錶而看不見雪亮的紫銅大糖化鍋的啤酒廠糖化室。

據說，主人的酒店裡還以紅燒大豬腿聞名遠近，很多人遠道而來嘗一嘗這裡重達一又三分之一公斤重紅燒帶骨全腿。三年前我們到這裡來時便嘗到過了。那時候啤酒廠的糖化室尚在工程改裝之中，初冬雪後的天氣，豬腿的香美，佐以啤酒，使啤酒的味道更香更可口了。可惜這次我們還要兼程趕路，錯過了再飽饞吻的良緣，但是誰能想到，在這清靜的山村小鎮，却有着近代化的酒廠，也許這可充份表現了西德工業的特色。

巴伐利亞人對衣食居住都有固定的習慣，而且似乎都很珍視，他們有習慣已久的衣帽，尤其是男人，他們的建築在窗口和簷下都綴有美麗而精緻的圖案。白聖素壁，清雅脫俗，一路可見。

從愛音，我們又去到接近奧國邊境的滑雪勝地，風景名區，剛爾密許去，訪問曾經來臺數次的玻璃窗專家艾克爾老教授。艾教授去國未回，只有他的夫人和一位助手雷德曼先生在等待我們，艾教授的辦事處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木石合造二樓房屋，進門處樹木鬱鬱，後院則是一片斜坡，細草如茵，花木點綴有緻。站在樓上的平臺上外望，遠山如黛，近處則輕翠細綠

節期的，街上行人如鯽，雖雨不衰。

我們更繞道到附近的林登霍夫參觀了林登霍夫離宮。這個離宮並非有古老的歷史，落成於一八七九年，才只是八十年前的事。據說這是仿照凡爾賽宮內一部份的建築，是當時的年青而又孤獨的巴伐利亞國王盧德威二世所興建，前後共費了五年的時光。這個離宮位於山谷之中稱為天鵝谷，規模並不大，主要的建築只是一所二層樓的樓房，但是宮內金碧輝煌牆壁和天花板上都有壁畫彫刻或裝飾。有一個室內牆壁上陳列了很多的中國古磁花瓶，形形色色，美不勝收。寢殿內所懸掛的燈臺，更是閃閃生光，光彩奪目。

這雖然是一座費了很多匠心的建築，但是規模既不大，而堆砌過甚，裝飾太多，住在裡面像走進了古董店，雖然琳瑯滿目，反無室居之感，和近代化的簡潔而調和的佈置相較，濃淡鬱朗之間，相差太多了。不怪這位聰明落寞的國王，在離宮落成後七年，還不滿四十一歲的有為之年便進了瘋人院而淹死在斯坦堡湖中。

但是離宮四週的庭園却佈置得非常美麗，四邊都有噴泉水池，彫像欄干，和草地花園。再加上四面小山上蔥蘢的樹木，本應當很足夠給一位國王怡情養性的了。花園內還有一座小小回教式的茶亭，裡面幾乎全是孔雀的圖案和彫刻的裝飾。另外有一個山洞，洞內點綴有嵯峨怪石，池塘泉水，據說，國王可以在洞內水邊欣賞樂隊的演奏。

我們去的時候，雨下得很大，但是遊人很多。有年青的女郎作嚮導，向一批批的遊人詳細解釋，雨中的花園樹木更顯得青翠美麗。遊人雖多，山中自然有清靜之感。在入山處除掉售票而外尚有幾家出售紀念品和水果名酒的小舖，我們買了一點裝璜美麗小瓶的啤酒以留紀念，據說也是這裡的名產。又買了一點桃杏等水果，以解饑渴。當我們到達斯特加時，雨尚未止，晚餐的時間已經遲了。

斯特加城和附近有兩個機器廠為我們此行參觀的目標之一，是製造啤酒和大麥芽設備的，都是西德有名的工廠。斯特加城有六十萬人口，是一個摩登的工業城，進城的公路地勢較高，從公路上俯瞰全市，燈火萬家，如滿天星斗，又是一種景色。這裡的居民大都是斯華賓人，斯華賓人以沉默勤懇愚直著名，據說斯華賓人便是在年青談戀愛的時候也是很少說話的。他們雖然不大說話，却會賺錢也會花錢。這裡的生活程度要比慕尼黑高些，也許是因為工廠多的關係吧。有名的西德汽車廠「默爾守·德·本茲」(Mercedes Benz)便也在這裡。

海德堡到漢堡

從斯特加北上，我們在半夜裡到達了萊茵河畔有名的城市海德堡，住在郊外河邊的一所小巧的旅舍名叫斯迪扶茲穆勒 (Stifts Muehle) 旅舍，意即教堂磨房旅舍，想來這地方過去定有一點掌故或歷史，房

真而民族優越感過強的德國人心目中仍留有被重視的地位。

行車中途，我們在一個加油站前少停，雨後的天氣，忽然寒冷起來，夜風中令人感到索颯，和一星期前才到佛蘭克福時的煥熱穿不住上衣，大不相同了。加油站的工人竟是一個年青女郎，西德女子就業的機會也和臺灣一樣普及。

從佛蘭克福，我們乘夜快車到漢堡。為了撙節，我們買的是二等車票沒有對號的。每列車分成許多車廂，每個車廂可以坐六個人，相對面的一排沙發，也已很舒適。車廂有門可以關起來。也許我們上車遲了些，個個車廂的門已經關起來了，隔着玻璃門往裡望，有些車廂已經坐滿人，有幾個却只有一二個乘客，他們把沙發拉開，變成更舒適的床舖，已經入睡了，而且故意把電燈熄掉，使人隔窗與歎，不得其門而入。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個車廂，裡面只有三個年青而衣冠楚楚的黑人，我們才能舒適的耐着半夜的寒意獲得甜甜一夢。這是我們在西德二個星期中所遭遇到的唯一小小困擾。也許，作為一個異國旅客，我們便應當搭乘頭等車的臥舖，像在美時一樣，要不然，我們便必需有點旅行的門檻，才能自願的獲得安逸。

漢堡是西德最大的都市，人口約二百萬，也是西德最重要的海港，所以工商業都發達。這裡有工廠、船塢，也有戲院、博物館、公園、動物園和許多娛樂場所。戰時漢堡雖然被破壞得很厲害，但漢堡人却非

屋雖然是新的名稱却是老的。只是一座二層樓的房屋沒有電梯房間不多却很寬大。樓下的餐廳裡可以瞭望河邊的景色。河邊的平台上也擺了很多椅子，晴天可以坐在室外領略湍急的河流和對岸的山光。但是昨夜的雨還沒有停，我們只能在河濱小立，遠遠的看看河上的雨景。對岸山上有一座古堡，也是西德的名勝之一，上一次我們會去遊覽過，這一次却沒有時間再去了，但是我們却遠遠看到古堡另一邊更美好的風光。

在海德堡參觀了擁有二千名工人的海德堡印刷機器廠，又去萊茵河和訥達河匯合處的孟漢城參觀了以製造酒類包裝機著名的恩琴格廠和文特維伯廠。恩琴格廠離城很遠，在公路上設備規模也很大。廠長非常好客，在工廠的招待所裡，我們嘗了好幾種美好的萊茵白葡萄酒。他雖然沒有預備什麼豐盛的晚餐，只有足夠你果腹的三明治，但酒却是最好的。廠長不但是位很優秀的工程師，他也很懂得生活的趣味，他對葡萄酒懂得很多，也很能欣賞。

帶着微醺的酒意，我們順着直達公路又回到佛蘭克福。德國的「奧圖奔」(直達公路)是希特勒為了要鯨吞天下而創始的快速陸上交通方法。希特勒雖然失敗，直達公路却永留人間，給近代工業的社會不少的方便，也節省了不少的旅行所需的時間。而點綴得非常美麗的公路，真也點綴了人生旅程的一片段，希特勒一意孤行，想併吞世界，成為民主世界的罪人，想不到却也留下這些善行。也因此使他在較年青、天

常驕傲的說：你現在已找不到一點戰爭所破壞的痕跡。一切建築都早已從廢墟中從新豎立起來。

漢堡實在是一個美麗的都市，雖然都是新的建築，但仍能保持了許多莊嚴而古典的形式，使遊人忘不了這是一座富有歷史色彩的德國都市。我們住在車站前的歐洲大旅舍。離車站不遠便是漢堡市的心臟，有名的阿爾通湖。湖上遊船很多，夏天都是遊人，湖的四週，都是最漂亮的建築，銀行百貨公司，最高貴的旅舍都在湖的週圍。

雖然是六月末了，這裡的天氣還冷得很，室外只有攝氏十三度，仍需要穿起來大衣才能抵得住迎面來的寒風。我們來這裡的目的，是參觀這裡的菸廠、捲菸機器廠，和一所私人的菸葉香料化學研究所。這都是西德最大的，也是世界知名的。順便也參觀了一家大報館的印刷設備和照相製版設備。

到西德一個星期，我們却已參觀了中南部十二個城鎮，即使是走馬看花，奔走如飛，確也奔走得很快。到了漢堡，我們可以暫時安定幾天，又正好是週末，繁榮發達的西德，週末早已不工作了，我們也只好休息一下。

在這裡遇到二位僑胞，一位是很早的瑞士留學生李文挺先生，一位是戰後官費來這裡深造而因為大陸失陷留下來的何柏生先生，他們都在這裡經營貿易。碰巧又從臺灣來了一位去英國開醫學會議的張院長，我們立時便顯得熱鬧起來，星期天的下午我們去遊覽

了有名的花草園。

花草園的隔壁，便是鐵血宰相俾士麥的故居。這是一所很大的花園。不但亭園佈置得楚楚可愛，所種植的花都是成千累萬，像一片花海。六月底的薔薇還沒有開殘；無量數的薔薇花一望無涯。有的隨着假山山坡，有的隔着亭榭短牆。像這樣多的燦爛的花朵生平還是第一次見到。那天晚上，我寄回家一張花草園內購來的五彩風景郵片給我的小孩，並且說：我一生所看到的花朵總共起來也沒有今天看到的這樣多，這句話，一點也不算過甚其辭呢！

園內還有飯館和露天茶座，水池旁有一座音樂亭有交響樂隊的演奏。我們在附近的露天茶座內找了個座位，天氣太涼了，雖然有時有太陽露出雲端，室外的茶客却很少。遠遠傳來鏗鏘的樂聲，我們靜靜的欣賞着苦咖啡和草莓餅的香味，和座外一片繁盛的花朵，又慶幸獲得一個悠閒美麗的下午。

晚間，李、何二位又來了，請我們在這裡的餐室內晚餐，這裡是有樂隊可以跳舞的，擠滿了很多年青的人。但我們的目的並不在此，而是要等到十點鐘欣賞池子上的水景。許多人黑壓壓的圍滿了池邊，早些的可以佔到池邊的座椅或石凳，年青人們則互相忘情的偎倚着，一點也不怕引起別的遊人艷羨和注意；艷羨這些幸福的情侶的確實也不多，因為除掉我們這幾個遠道而來的單身旅客而外，幾乎都是双双對對、耳鬢斯磨、唧唧我我、唧唧噥噥的，而且幾乎每個都健美

，每個都英俊就像園中草地上的孔雀和小溪裡的鴛鴦一般。

一到時候了，水上傳來鏗鏘的樂聲，池子四週的電燈突然都熄滅了，池底却顯出來彩色的燈光，泉水從池心噴起來，忽高忽低，忽湧忽射，隨着音樂的韻律，池底燈光的顏色也不斷變化，使水柱的顏色也變化無窮。這種韻律、色彩和水聲的配合，是那樣的詩情畫意，不怪吸引了滿園的年青情侶如醉如痴了。

☆ 著作者 王洸學長 臺北市麗水街33巷18號

- 介紹 船舶法釋論：二〇元 世界海港誌：二五元
 - 海國新志第一集：一八元 中國海港誌：二八元
 - 海國新志第二集：二五元 中國港口論：三五元
 - 近代運輸學：四〇元 中國海港紀要：二五元
 - 航海運學：二五元 航海新論：一八元
 - 航海經濟學：二五元 航海概論：二五元
 - 航海道運輸學：二六元 中國航業史：一八元
 - 航海行政法規要義：二五元 交通古今談：二四元
 - 航海行政概論：一八元 中國交通概論：二六元
 - 航海運輸政策：二五元 臺灣之交通：二〇元
 - 航海運輸政策：一八元 實業計劃交通論：二五元
 - 航海運輸國防：二〇元 長江封鎖線：二五元
 - 航海員職務：一〇元 省縣交通：二五元
-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 100元號
電話：三三五號

文詩



張坦

旅台唱和集(五一)

△辛丑七月二十七日六三初度有感

葉在銓

駒光穿隙過，倏忽六三秋，未許盟鷗鷺，依然作馬牛；欲求消浩劫，孰與挽狂流？

其二(仍用前韻)

此日逢初度，偷生又一秋，乘軒羞衛鶴，喘月笑吳牛，恨事如山重，韶華似水流！

△祝乃偉兄六三大慶並次原韻 張坦

南荒炎未了，巧月值千秋，鶴算齊嵩華，龍光射斗牛；遠山橫翠黛，古樹傍清流，客裏懸孤慶，稱觴解百憂！

△次韻乃偉吟長六三初度有感

陳海濤

海外聯新雨，天涯又幾秋，才疏慚蜀犬，

識陋笑吳牛；同臭芝蘭共，分支涇渭流，壽居五福首，仁者復何憂？

其二

每當風雨夕，夢入海天秋，驛路來雙鯉，蕭蕭舞一牛；索居思寡適，樂道忝同流，欲和瑤章祝，才窮愧且憂！

△次韻祝乃偉兄六三壽 任葆琳

燕詞年獻醜，不覺又新秋，壽算宜稱鶴，硯畔等類牛；天懷多坦蕩，文采合風流，未掛歸飄日，酒詩足解憂！

△謝諸親友壽詩仍用前韻 葉在銓

瑤章勞寵錫，天籟入清秋，久別憐孤雁，窮咍愧老牛；妖氛迷四海，一柱砥中流，否極應開泰，無須事杞憂！

△辛丑七夕三首

葉在銓

見說天孫渡鵲橋，牛郎失喜忘吹簫；